

灿烂星河

——西北师范大学校友诗选

(全2册)

赵逵夫 主编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灿烂星河:西北师范大学校友诗选:全2册/赵逵夫
主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9
ISBN 978-7-5490-0341-9

I. ①灿… II. ①赵…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2850 号

灿烂星河

赵逵夫 主编

责任编辑: 娜军涛
责任校对: 马海涛 郭庆
封面设计: 苏金虎

出版: 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址: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编: 730030
营销: 甘肃文化出版社(0931)8486980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地址: 兰州市七里河区硷沟沿115号
邮编: 730050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数: 380千
印张: 49
版次: 2012年9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9月第1次
印数: 1-5000册
书号: ISBN 978-7-5490-0341-9
定价: 75.00元(上、下)

本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 言

QIANYAN

1992年5月，学校让我负责中文系的工作，主要是学科建设。我想，学科建设同教学工作是相辅相成的，而教学是教师学生两方面的事。只有学生学得活，学得主动，学校才有生气。尤其中文系的学生，首先应该能读能写。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图书馆查找资料时发现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学校在城固、兰州时一些学生的诗作，十分感人，同时我也知道我校中文系在50年代、60年代也出过一些杰出的诗人。所以，打算编一本《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校友诗选》，把历届校友中诗人的优秀之作加以汇编，一则展示成绩，二则弘扬传统，三则也是对当前学生创作的一个示范。因为当时不但系上办有文艺刊物《先锋》（由雪原文学社主办），各班也都有自己的文艺刊物。学校的诗歌学会还有一个诗刊《我们》。大约1992年底我将这事同徐兆寿同志商量，他很高兴，我请他负责联络、征稿工作。1994年彭金山同志调来，我们三人又就此具体商议，在有关文艺报刊上刊登征稿广告，并印了征稿函，寄地县各校和可以联络的熟人。八十、九十年代的校友热情支持，作品征集较快，而六十年代以前的征集得很少。有些当时在校很活跃的人后来不写诗，有的对以前所作不满意，或觉得与今天时代不甚协调，不愿拿出；也有不少人联系不上，而且有的已经退休，不太关心这方面信息，有一些则已经去世。再加上我们都还有些别的事忙碌，所以同我们的计划差距较大，总体上

来说进展缓慢。后来打算在1999年校庆前编出，并扩大到全校校友，而不仅限于中文系。因为我们认为总结整个西北师大诗歌创作的传统，揭示和弘扬西北师大的传统作风，对指导学生的创作实践、推动校园文化建设更有意义。不久学校大庆时间推迟到2002年，我自己也觉得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所以，迟至今日才准备付印。当我把这厚厚的复印件、打印稿和抄录稿翻过几遍之后，心里说：“终于将它编出来了！”

下面我想对西北师大从上世纪三十年代末至今诗歌创作的情况作以简单的回顾。

一、西北师大的诗歌传统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

西北师院是在抗战的烽火中独立设置、迁至兰州的，她的前身是北平师范大学，至今已经历了百年岁月。自1939年独立设置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走向甘肃的各个中学，各个文化、宣传、行政部门，走向西北，走向全国。西北师大桃李满天下，西北师大培养的很多学生也是桃李满天下。大半个世纪以来，西北师大学生中培养出了数以万计的优秀教师、科学研究人员和杰出的教育管理专家，也有不少成为省、地、县或其他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都以自己的工作业绩回报祖国，报答母校。

我这里要说的是，七十多年来，西北师大也产生了很多诗人。在甘肃，有人说西北师大是“诗人的摇篮”。每年从西北师大（西北师院、甘肃师大）高大雄伟的校门走出，奔向全省及祖国各地的毕业生，也将他们的歌声带向了甘肃的山山水水和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当每届在校的学生听到几年前、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校友的歌声，看到他们传播心声的诗篇之时，自己的诗情也就激荡起来。

西北师大学生为什么会形成爱好诗歌创作这样的传统？我想可能由于下面三个原因：

（一）甘肃大地有很深的文化蕴藏和气象万千、风景各异的自然风光，又是民族风情丰富多彩的多民族聚居地区。嘉峪关、敦煌、麦积山、黄河、大漠、草原、森林、陇南的入蜀古道……藏族姑娘划破长空、激越嘹亮的民歌，回族青年饱含激情与幽默风趣的花儿，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动人的传说，以及伏羲、炎帝、黄帝、形天、

大禹的古老神话，杜甫、高适、岑参、陆游的足迹，都是孕育诗情、激发诗兴的条件。生长在东乡县的著名诗人汪玉良，因为写阿克塞扬名全国的张子选，甘南草原上成熟起来的阿信、桑子等，便是证明。

(二) 师范院校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也有工矿、城市等地的青年学生，生活充实丰富，古老的传说、民间歌谣是培育诗情的酒麴，父老乡亲的喜怒哀乐是他们永不枯竭的诗的源泉。临夏、岷洮的花儿，陇南的乞巧歌与春官歌，河西的宝卷，兰州的“孝贤”，省内大部分城乡都有的山歌、号子、秧歌（灯曲）等，养成了他们对诗歌的兴趣。当他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更感到了生活色彩的绚烂。这也就使他们抑制不住地发为歌咏，就像家乡那古老的歌一样，永远都饱含着泪水，夹杂着哀叹，也夹杂着笑声，洋溢着真诚与热情。生长在陇中干旱地区的定西，分别在解放战争的号角声中和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进入甘肃师大，在校期间便蜚声诗坛的夏羊和何来便说明了这一点。

(三) 西北师大的历史，从北平师范大学的西迁，到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再到西北师院的独立设置，兰州校本部的形成，都是在抗日的烽火中经历的。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高粱熟了。
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
……

这是光未然《黄河大合唱》中《保卫黄河》中的前几句。为了教育出千千万万坚决抗日，为保卫祖国、保护民族的文化而愿意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为了铸造我们民族的灵魂，多少爱国青年同他们的师长一起，徒步秦川秦岭，挥汗陇水陇山。他们既以诗抒发情怀，也以诗互相鼓励，坚意定志，进行宣传。请看当时一位由北方到西北师院学习的学生的心声：

我来自北方，
——我的家居住在易水河上。
乡里父老们泪眼惜别祖坟下，
牛羊漫山奔，
稚子呼妈娘，
怀着报效祖国的一颗赤心，
我也开始了流浪！

我流浪——
我流浪在祖国内地，
华夏的胸膛；
我要用歌喉唱出未来的胜利，
用秃笔，描绘出苦难同胞之灾殃。
让历史的巨轮轧下一道红丝，
踏着它，
我们中华民族要站起来，
像醒狮一样！

我来自北方
——我的家居住在易水河上。
今天，我噙着眼泪在内地
受着祖国的锤炼，
到明天，
我要用欢欣的歌声，
回北方去歌唱……

——蒋实《北方之歌》

这便是西北师大哺育出的学生在六十多年前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学校颠簸流转于秦岭荒山之间时的歌唱。诗人将国家放在心中，将自己融入社会，将报效祖国、振兴中华民族作为一生的使命，不是将教师只看作一种职业。至今读之，让人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署名野藜的《遥寄》

一诗说：

你的笔
像农夫的犁
 深深的掘入地层
你的诗
 有血有肉
在纸上
 也是有声音的歌唱

你好似一炉火
 整个的燃烧着我
如今
 我再也不能沉默了
 我要和你一同歌唱
 为黎明的到来歌唱

艰苦的生活，吃、穿、住、行方面的种种困难，全看不到，只有雄浑、嘹亮的歌喉，灵动有力的诗笔，体现着高尚、卓越的情怀，坚毅顽强、积极上进的精神。我们去读列在本书开头部分的三四十年代校友的诗，哪一首不是那样震撼人心？传统，就是在这时形成；传统，就是被这样奠定。西北师大，从成立之初，便是以培养教师为主要目标。但教师不是只靠粉笔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还可以用诗笔去教育、鼓舞、感染、团结更多的人，它的作用远出于课堂之外。这也是西北师大对于教育的一种理解。

西北师大历届学生都是怀抱着这一片热土，倾听着人民的呼声，踏着时代的鼓点，一面前进。在西北师院独立设置之初，经费、设备都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编印校刊，发表老师的论文，也发表师生们的诗歌创作。1944年，由进步学生创办了文艺刊物《新地》，还得到郭沫若先生的支持，郭沫若写信鼓励，并题写了刊头。抗战胜利以后，青年学生以他们的诗笔一方面为争取抗战的胜利高歌，另一方面抒写生

活，抒写爱情。在当时，也会有哀叹和哭泣，有种种的思想活动，但总体上说来，都是在不断地说服自己，自我鼓励，也互相激励，扫除情绪中的阴霾。在这一方面，王楚斯创作的小诗有一定的代表性。请看他写的《祭》：

我哀祭一个怯弱的灵魂。
泪珠沾湿了我的衣襟。
泪，
湿了我的衣襟。

我记起那匹黄色的马，
马儿正徜徉在门前的草坪上。
马儿呀……
切莫悲伤！

我怀念着燕子，
燕子还在窗前嗷嗷不止。
燕子，
你絮叨着谁？

我要依恋春天，
春天却在辽远的辽远，
春天，
一张灰色的脸。

我哀祭一个怯弱的灵魂。
泪珠沾湿了我的衣襟，
泪，
湿了衣襟。

诗到底祭的是什么？不清楚，好像是自己，又好像是同自己相关的

人。但惆怅、哀伤和盼望振作起来的思想情调，也是充盈字里行间的。其中的一些诗句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似乎是消极的，又似乎是积极的。这正是四十年代很多青年的思想特征。它既有着戴望舒《雨巷》那样的情调和韵律美，又有着《诗经·秦风·蒹葭》的无穷韵味。如果说诗人是写爱情，则有他的《劳》可以印证；如果是表现在投入革命队伍之前的自我鼓励与对自己怯懦的自责，则有《三人行》可以印证。后一首所表现的，已经是一个十分激进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我以为诗人是对缺乏斗争精神的怯弱者的怜悯。

至于佇每的《给琳》、曹拓的《江城草》、曹战的《春的歌》，情绪就明朗得多。姜宏夫的组诗《战地的蔷薇》，就十分高亢。诗中说：

我爱我底祖国，
也爱芳蘋
那我生涯中的第一度春天。
但在爱与生死同样重要的时候。
我宁舍去爱
而选择死！

下面一节写道：

四月天
太阳温和得像母亲底花眼。
我从芳蘋家里出来。
用刚吻过她的嘴唇，
吻了我底长剑，
连回顾也没有，
我迈开长步，
踏上征途。

也是将爱情和志向放在一起写，而让人看到的是一棵纯真的心，一个高大的形象，一个体现着我们民族精神的青年的形象。

西北师大（西北师院）不仅传下来了诗的传统，也以自己真诚的呼唤感召了一届一届的学生，为了民族的、国家的、人民的利益而忘记一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二、学校的剪影，时代的心声

收在这本诗集中的作品，有20世纪30年代末在西北师院上学的老校友的作品，也有21世纪初在读学生的作品，时间跨度七十多年。其中的不少作者在教育部门或其他部门辛勤工作了一辈子，有的已经退休了，有的已经谢世，有的仍然在为发展祖国的教育事业，为当前的经济建设，为早日实现两个文明发挥着聪明才智。更多的是正在工作岗位上扛大梁，成为中坚力量，或投入实际工作不久，正在朝气蓬勃地书写着人生与事业的乐章。其中不少人已经出了自己的诗集，甚至不止一本；广阔的实际生活大大开拓了他们的创作视野。也有不少校友后来转向写旧体诗，或原来因为工作忙不再写诗。我们为了使这部诗集更有特色，更多地选人一些在校期间的优秀诗作，和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反映时代的作品，故确定一般只收新诗。我们也力争将一些校友诗人的代表作收进去。这样，从这部诗集中可以看出西北师大几十年来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如何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建设，如何在挫折、风雨之后，一步一步走向今日的辉煌；也可以从中更多地听到青年的心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部主要由青年完成的历史，尽管其中也有一些著名诗人在蜚声全国之后的精彩之笔。

西北师院从1941年起开始迁兰，当年11月即招收新生150人，称为兰州分院，城固不再招新生；至1943年学生主要在兰州，改称兰州本院，至1944年即全部迁于兰州。司马逸风在兰州所作《心情诗钞》中说：“六年北中国的流浪，经过无数的关山，坎坷路途上的荆棘、刺破了流浪者的双足。”他们虽然经历了种种的困难，也会有苦闷，但终究面对现实，自我排遣，勇敢地向前，并提起诗笔，抒发情感。时明的《驼群》发表于1942年6月：

一根麻绳，
将他们连成一串；

稳健的步子
 在风沙里向前！向前！
 像一条蛇，
 从遥远的天边，
 驮来了丰富的礼物，
 把敌人化作灰片！

又其同时刊出的他的《泥瓦匠》：

爬上层层云梯，
 把身体悬在半空；
 一滴汗，
 一滴血，
 用艰辛去打捞生命，
 不怕盛夏咀嚼，
 不怕严冬侵袭，
 日日在雾里攀登。

这不正是在讴歌那些坚韧不拔、不怕牺牲、为彻底击溃日寇坚持斗争的志士吗？同学们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将默默战斗在各地各个领域的抗日英雄作为自己的楷模。

下面是巴山青在1943年写的一首朗诵诗，题目为《拓荒——为师大·师院成立四十一周年作》。“师大”指北平师范大学，即今北京师范大学；“师院”指西北师范学院，即今西北师范大学。看来，当时的学校师生心中即将北师大同西北师大看作一体，北师大的建校之日，也即西北师院（今西北师大）的建校之日，1939年只是独立设置的开始。诗的第一节说：

北望云烟
 风沙中的故园
 拓荒者——你

耕耘了三十五年

这是写在北京的一段历史。

果子散到黄土高原
在三年前
种子撒到黄土高原
在三年前
拓荒者——你
在那个“兀秃秃的山
清淅淅的水”的中间
又开拓出一块美丽的田园

这是写在城固时候。诗人的家乡被日寇占领了。他随校来到秦岭巴山之间，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表现出十分乐观的情绪，表现出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献身教育事业的高尚品质和开阔胸襟——

在那里
广阔的太空
回绕着新鲜的空气
碧青的天际
披拂着皎皎的月色
大地静，山野空
树木丛丛……
北望云烟
战火弥漫
西望河山
拓荒者耕耘着田园……

我们不仅由此看到当年城固建校时的生动图画，也听到了当时师生们的心声。他们在进行着另一种战斗，是在另一条战线上为了民族的生

存而辛勤地耕耘。

还有不少作品是直接抒写对处于日寇铁蹄蹂躏下的家乡的思念，表现抗日的激情，歌颂抗日的英雄。李岳南的《怒吼吧，太行》一诗中说：

万里关山挡不住现代的胡马，
幽燕父老开始了祸殃。
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相继投入你的怀抱。
锻炼着复仇的“肉搏”，
突击着大和的豺狼。
宁愿将千万腔热血，
染在故乡的胸膛。

这写出了炎黄子孙钢铁般永不弯曲的脊梁的诗句，是不朽的，读来令人肃然起敬，令人自豪。由上下文可知，诗中的“你”是指抗日游击队。史成汉（牛汉）以“谷风”为笔名发表的《再会》，是从一千多行的叙事诗中节选出的一章，通过一个战斗故事，写一个游击队的成长。牛汉的创作坚持到新世纪。他是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曹拓的组诗《江城草》虽然是身处城固时抒情之作，但写到南方的抗日纵队。诗中说：

我底同志招呼我
战斗的旗子
也像孕风的白帆招引我
像招呼那些搁浅的破船
到远方去
到战斗的行列中去

读之可以使弱者振奋，使懦夫立志，今日读之，也可以净化灵魂，坚定人生目标，有所建树。曾铃的《哀河南》则写诗人回到家乡所见满目疮痍，遍地饿殍，真是触目惊心。然而诗人也并未气馁，诗的末尾说：

我的故乡
我的家园
在苦难中
担负着抗战的重担
走在最前线！

故乡！
喂养我的地方
我不会忘记你受的创伤啊！

这是写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四十年代后期西北师院学生的诗作则反映了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统治的思想。夏羊、野黎、王亚森、时明是杰出的代表。

张祖训（笔名夏羊），又名张伊三，至新时期仍以夏羊为笔名发表作品。他是四十年代毕业的本省学生中最杰出的诗人。因为他家在甘肃，所以无论从西北师大学子的诗歌创作还是从甘肃全省的诗歌创作来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夏羊在四十年代写了数百首诗。1946年他作于校园中的《燃烧的城》写了在反内线、反饥饿斗争中兰州的状况。《罪犯》《致人面兽》《筑墙》则直接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专制、独裁与残暴。《要我们……》《眼睛的故事》则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对光明与自由的向往，《森林在哗响》写解放前夕的陇中，借自然现象写政治气候的巨变，都极有鼓动性与感染力。他从1949年4月至年底发表了近10首篇幅较长的诗作，都有很强的思想性，在革命胜利的前夜起着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号召人们尽快起来迎接光明的鼓动作用。如发表于1949年4月10日的《落雨了》：

快落雨了，
潮湿的云块，
移过来，
移过去……。

我们。
炕早期的斑鸠儿，
对生活，
等待着一阵扭雨的风。
现在，看不见了，
蚊蚋样密集的尘埃了；
看不见了，
带着恶音的飞起的砂土了，

向雨来的方面，
我走着：
把自己比作要开的花朵，
把自己比作将探土的草芽……。

透明的雨，
珍珠样的
不怕跌碎的
渗下天空来了……。
而且有力的注射着，
向贫血的泥土的皮肤里，
向干瘠的白杨的臂膀上，
注射着，
注射着养料的最好的液体呵。

雨多稠密呀：
树木没有一片不湿的叶子，
我没有一丝不湿的感情的萌芽。

把经历了长期封建社会、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祖国大地比作“贫血的泥土”，把人民群众比作“炕早期的斑鸠儿”、“干瘠的白杨”，把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新一代比作“要开的花朵”、“将要探土的草

芽”，人们盼解放，如同旱苗之盼雨。尤其诗中最后两段明显反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

河是最爱雨的，
雨落得越多，
它跃动得越厉害。

雨不能停呀：
如果炕燥的气候，
仍然没有变换；
如果人们干哑喉咙，
仍然不能说话，
雨，
不能停……。

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是作为1949年的新年献词，发表于当年元月一日，夏羊的这首诗中即贯穿着党中央的这个思想。由这首诗在报上的发表可以看出1949年西北师院学生及整个兰州新闻界的思想状况。夏羊的《污秽的泥沼》用比喻的手法揭露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希望早日得到解放的迫切心情。《面孔》《犁和瘦牛》《野生植物》同样用了比喻的手法，《震响的夜》带有叙事性，但表现的思想都大体一致。《回到村庄》是写自己多年后回到家乡的感受。夏羊的诗正如黎明前的号角，不仅在唤醒西北师院，也在唤醒全省广大人民，来迎接解放。夏羊四十年代的作品中也有抒发个人情怀与表现对人生看法的作品，同样给人以深刻印象。如《问》：

火柴，为了火把熄灭，
希望，为了黎明凋落，
野草，为了春天冻结，
我，为了写好诗，
艰难地寻找真实的生活……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夏羊写了大量歌颂农村变化的诗歌。直至新时期他还在放声歌唱。他是甘肃创作时期最长的一位诗人。

署名“胡扯”的作者在几首诗后都标明作于师院，在《陈小三》一诗的后面标明“三七、六、二九师院”，则作于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这是一首叙事诗，写一个农民卖掉了住家的茅棚埋葬父母，住在土地庙里。他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又盖起茅棚，娶了媳妇。后来他媳妇被偷，最后不但坏人未受到制裁，他反而被监禁。他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里靠个人辛勤劳动安安稳稳地生活是办不到的，所以越狱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这首诗具有明显的革命鼓动性，作者很可能是地下党员，至少是受革命思想影响的进步青年。胡扯的其他几首如《做贼》、《伙计老了要饭吃》也是叙事诗，都带有反剥削、反压迫、鼓动反抗的革命思想。

野黎也应是笔名，作者在《把种子埋在土里》一首的末尾标明：“三六、八月五日于师院。”诗作于1947年。他的诗也表现出强烈的思想性和鲜明的爱憎。如《把种子埋在土里》：

我从路上拾了一颗种子
像农人
我把它埋在田里
让风刮
雨打
我希望它发芽
开花

于是——
我心灵有了寄托
我埋下了新的希望
我抖起了精神
虽然天很黑
但我仿佛看见太阳
从东方升起